



# 麦香深处的记忆

□ 李长信

老辈农民代代流传着一句农耕谚语：“四月芒种麦在前，五月芒种麦在后。”今年芒种是农历四月二十，刚好印证了这句老话，麦子不等节气到来便匆匆成熟，要提前下地开镰。望着窗外日渐泛黄的麦田，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40多年前的1983年，那时，我还在上初中，完整经历了一场纯靠人力的麦收，那些晨昏劳作、顺应天时的农耕日常，那些汗水浸透、邻里相助的温暖画面，时隔半生，依旧历历在目。

我老家在东昌府区广平镇东街村，20世纪80年代的鲁西乡村，收割机还是出现在新闻里的稀罕物，整个村庄的麦收，从准备场地、磨好镰刀，到割麦、拉运、摊晒、碾场、扬场、码麦秸，全凭双手与牲口，每一个环节都是与时间的赛跑。

## ► 磨镰清场 静待麦熟 ◀

农谚讲：“芒种忙，麦上场；麦熟一响，虎口夺粮。”1983年，农历四月廿五是芒种，麦子早熟，家里早早便开启了全套筹备工作，第一步就是收拾打麦场。

村东头的公共场院和自家门前空地闲置了大半年，长满野草，坑洼遍布。天刚蒙蒙亮，父亲就扛着铁锹、扫帚出门，先把杂草连根铲净，推平高低不平的土坑，洒水浸湿地面，再用石碾子一遍遍反复碾轧，直到把场地夯得坚硬平整。母亲说：“场院轧不结实，打场的时候容易陷麦粒，白白糟蹋粮食。”我放学回家，也会拿着小扫帚，一点点扫净边角碎石，哪怕做不了多少，也想给父母搭把手。

收拾完场地，重头戏便是打磨农具。父亲搬来青石板，舀上清水，按住镰刀来回细细打磨，沙沙的摩擦声便响了起来。父亲磨完一把就用手试试刃锋，直到满意为止。母亲在屋内整理麻绳、粗布粮袋、竹筐，缝补破损的布袋，翻晒草帽和旧手套；哥哥姐姐们则细心检查木锨、木耙的木柄，榫卯松动了就削个木楔牢牢钉紧。

家里的毛驴和黄牛也被精心照料，每日添加黑豆、草料，确保饮水充足，养足气力，预备用来拉车、碾场。

## ► 晨晓开镰 躬身抢收 ◀

“麦熟一响，蚕老一时”。短短几天，一望无际的田野由青绿转为金黄，风吹麦浪，沙沙作响。学校专门放了麦假，班主任叮嘱我们：“回家好好帮助父母割麦子，也亲身体会一下农耕的辛苦。”

凌晨四点刚过，几声清亮的公鸡啼鸣划破村子的寂静。一家人摸黑匆匆起床，简单洗把脸，便揣上干粮水壶，踏着晨露往麦田里赶。清晨是抢收麦子最好的时机，一旦日上三竿、热浪灼人，根本撑不住长时间割麦子的劳作。

父亲是家里收割的主力，一踏进金黄的麦垄便躬下脊背，整个人几乎埋进半人高的麦浪里。他粗糙有力的左手攥住一大把麦秆，右手握紧磨得雪亮的镰刀，胳膊绷紧发力，只听见“唰——唰——唰——”一连串沉闷又急促的切割声。镰刀每一次落下都要用尽浑身气力，腰背弯着，不敢

直起身多歇片刻，短短半个时辰，粗布褂子就被汗水浸透，牢牢贴在后背上。额头上的汗珠断了线似的往下滚，砸进脚下干裂的泥土里，转瞬就消失不见；麦芒肆无忌惮地扎在小臂、脖颈上，划出层层细碎的红印，又痒又痛。父亲胡乱用脖子上搭着的毛巾抹一把脸上的汗，手上的动作却一刻不停，一镰接一镰，割倒的麦子齐刷刷地铺在身后，码成长长一溜儿。

哥哥姐姐紧跟在父亲身后，负责捆麦秸。他们飞快扯下几根柔韧的麦秆，绕着麦束用力勒紧、打结，手指被麦秆勒出一道道深深的红痕，掌心被磨得发烫发疼。捆好一捆就费力搬起摞在田埂上，一趟趟弯腰起身，腰腹反复拉扯，不一会儿就直不起身子，只能微微佝偻着腰往前挪着捆。

母亲患有腰疼顽疾，没法长时间弯腰久蹲，只能站在垄边搭把手。她不敢大幅度低头，只能微微侧着身子，一点一点捡拾收割时掉落的零散麦穗。每一次小幅俯身，腰侧就牵扯出阵阵酸痛，她忍不住皱紧眉头，一手悄悄撑着后腰，慢慢蹲下去，小心翼翼地捏起麦穗放进竹筐，动作缓慢又吃力。

我也背着小布兜穿梭在麦垄间，低头捡拾掉落的麦穗，一趟又一趟，不敢偷懒。

临近正午，烈日当头，田间暑气蒸腾，所有人直起腰短暂休息，母亲从竹篮里拿出带来的午饭——玉米面饼子、腌黄瓜，还有几个腌好的咸鸭蛋。大家随便找个垄沟蹲着，风从麦茬地上刮过来，混着麦秆的清香和饭香。汗水顺着下巴滴进土里，可那口饼子，吃起来竟比现在的山珍海味还香。

## ► 摊场晒麦 颗粒归仓 ◀

田地里麦子割倒捆好，堆满了田埂，接下来就要运送到场院。那时没有机动车，主要依靠人力肩扛和毛驴车运输。年轻力壮的乡亲弯腰扛起沉重的麦捆，大步流星走向路边；家里的毛驴早早被套上木车，稳稳停在地头。

父亲牵着毛驴，我站在车沿上，帮着哥哥把麦捆一层层码放整齐，牢牢压实，用绳子拦着，防止颠簸散落。乡间土路坑洼不平，驴车轮子碾过路面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毛驴时不时甩动尾巴驱赶蚊虫，偶尔发出几声吼叫。

一趟又一趟，从上午到傍晚，驴车不停往返。田里的麦捆慢慢清空，已经整理好的场院被金黄色的麦垛堆满，远远望去，一座座麦山矗立在场院中，夕阳洒下金光，满眼都是丰收的画面。

刚拉回来的麦捆带着田间潮气，如果堆积密闭，很快就会发霉。麦子一进场院，大家便立刻拆开捆束，用三齿杈均匀摊开，薄薄铺满整个场地，接受烈日暴晒。

白天需要定时翻场，每隔半个时辰，就要拿着木耙或者三齿杈来回翻动，让麦秆交替接受光照，保证全部晒透。我写完作业之后就到场院帮忙翻麦，热浪扑面而来，飞舞的麦芒沾满衣衫，感觉皮肤阵阵刺痛，可我不敢偷懒，一杈一杈翻得仔仔细细，生怕漏掉一处。

夏日天气变幻莫测，刚刚晴空万里，

转眼就乌云密布。白日里，一旦发现降雨征兆，全村人齐上阵，迅速收拢麦子；夜晚更要留人守场，搭起简易草棚，铺一层麦秆席地而睡，防备露水返潮，也避免鸡鸭、牛羊进场糟蹋粮食。夏夜里星空格外透亮，晚风裹挟麦香，耳边虫鸣阵阵，人们守着满场麦子，内心安稳又踏实。

等到麦秆彻底干燥酥脆，就进入关键的打场脱粒环节。把晒干的麦秆均匀铺在场院中央，随后牵来黄牛，套上光滑厚重的青石碾。父亲牵着牛绳，慢悠悠地绕着麦场转圈，老牛步伐沉稳，一圈又一圈匀速碾轧。有时候我也会帮着牵牛绳，围着麦场转，让父亲休息一下。

老人常讲：“慢碾细打，颗粒不落；快碾急打，麦粒乱撒。”轧麦不能求快，必须耐心反复滚轧。石碾一圈圈碾轧过去，麦穗在重压下慢慢开裂，麦粒一点点脱离秸秆。等碾轧得差不多了，全家人拿着木耙或三齿杈，用力抖动麦秆，把藏在秸秆深处的麦粒抖落下来。场地中间，铺满了一层金黄——那是混着麦糠和碎秸秆的麦粒。

每到打场时，邻里之间都会互相搭把手，你帮我牵牛碾场，我帮你翻麦扬场，不计较工时报酬。王叔过来帮忙，笑着和父亲聊天：“打场要忙活好几天，虽然累，但看到麦粒落下来，心里比啥都高兴。”

扬场是技术活，必须等待合适风向，这也是老一辈庄稼人独有的本事。傍晚微风徐徐，正是扬场最好的时候。

父亲手持木锨，铲起一铲带糠的麦粒，看准风向稳稳站定，手臂平稳发力，将这一铲高高扬起。带糠的麦粒在空中散开，划出一道金黄的弧线——轻飘飘的麦糠、碎秸秆被风吹向远处，饱满的麦粒垂直落下，慢慢聚成金灿灿的粮堆。初学时我总掌握不好力度，要么扬得太低分不开杂质，要么用力过猛麦粒四散飞溅。我就此向扬场老把式李大爷请教。他一边挥动木锨一边讲解：“扬场先辨风向，力道不急不躁，抛起高度要匀，顺着风走，杂质自然就分开了。庄稼手艺没捷径，都是一年年练出来的。”几番扬场过后，再用扫帚扫去表层浮糠，一粒粒饱满透亮的新麦显露出来，金黄耀眼，让人满心欢喜。

麦粒装袋入库，麦收却没有结束。剩下的干燥麦秸是农家全年必不可少的物资，绝不能随意丢弃。全家合力收拢散落的秸秆，一抱一抱堆叠压实，在场院角落码起一座巨型麦秸垛。底部宽大稳固，层层向内收紧，顶部做成圆弧形，最后覆上塑料布和杂草，严密防雨防潮。

母亲常说：“庄稼无废料，样样都是宝。”麦秸能烧火、能铺炕、能喂牛羊，连垫圈修墙都得上。

我们这群孩子最喜欢围着麦秸垛玩耍，钻进柔软秸秆里捉迷藏、晒太阳，草垛温暖蓬松，承载了整个少年时期的欢乐。

整套麦收环节走完，麦粒晒干入缸封存，麦垛稳稳矗立，一季劳作终于落幕。时隔40多年，如今大型收割机一天就能完成整片田地的收割，省时省力，人们再也不用起早贪黑地辛苦劳作。可每当我想起“四月芒种麦在前”这句老话，想起1983年那个暑假跟着家人收麦的点点滴滴，心里依旧满是怀念。